

文／吳盈光 圖／佳美

# 那年夏天，我和耶穌去海邊

地圖是祂畫的，祂當然知道怎麼走最恰當。倚著祂，我安然入睡。

藝文  
專欄

心派生活



那年夏天，

我問耶穌可不可以帶我去海邊玩。

海水要藍，沙灘要寬，還要有帆船、  
寄居蟹和熱帶魚。

耶穌畫了一張地圖，在某處打個大勾勾，  
拍拍胸脯說：「跟我走就對了。」

我揹起水壺和背包，隨祂跳上火車。

豔陽高高天上掛，火車隆隆向前衝。

海浪、貝殼、椰子樹，

帆船、珊瑚、熱帶魚，

每次火車一停，我就衝到門口。

但耶穌都搖頭說：

「還沒到，到了我會叫你。」

一個山洞、兩座橋、三條小溪、四片田，大海仍然看不見。

「還要多久？」

「快了，到了我會叫你。」

我瞪著手錶，哼，三個小時前，祂也是那麼說。

西側天空紅半邊，歸巢倦鳥飛滿天。

我把手錶湊到耶穌面前，大聲說：「都幾點了？說好的大海呢？」

耶穌卻叫我安靜坐好，看點書，吃包洋芋片，不然打個盹。

熱帶魚都游走了，我怎麼睡得著？

我大哭、大鬧、求祂、搖祂，但耶穌還是那句話：「到了我會叫你。」

等等，耶穌該不會帶錯路了吧？

我伸出手說：「地圖借我，我自己一個人去。」

祂說：「這地圖只有我看得懂。」

我不信，湊過去看。

媽呀，密密麻麻的，好像一百張蜘蛛網疊在一起。

這條路接那條路，彎過來，繞過去，舞出兩個大圈後又纏上另一條路。

我連自己在哪裡都不知道，更別提去海邊了。

唯一看懂的，就是地圖上的大勾勾，那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忽然，我明白了什麼！

既然耶穌說要帶我去海邊，就一定會說話算話。

地圖是祂畫的，祂當然知道怎麼走最恰當。

我看不懂地圖，耶穌看懂就好。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該下車，耶穌知道就好。

於是，我脫下手錶，對耶穌說：「我睡一下，到了叫我。」

我倚著祂，安然入睡。

